

E115

貝多芬外傳

近衛秀麿 著
李哲洋 譯

貝多芬外傳

近衛秀麿著
李哲洋譯

譯者前言

本書是根據衛秀麐著『貝多芬的人間像』（音樂之友社一九七〇年發行第一版）一書移譯的。原文曾分刊於「音樂之友」月刊，有數篇譯文是先根據該刊物移譯。譯文則分篇散刊於此間的「全音樂文摘」（部份使用筆名發表），深獲一般讀者好評。爲了易以流傳，全音樂譜出版社決定輯成單行本問世。

日文「人間像」這個字彙有「作爲一個俗人的形象」的意思，『貝多芬的人間像』是把貝多芬當做凡人而敘述他不同於凡人之處，使貝多芬像個常常在身邊隨時激勵我們的好朋友，所以讀來很有趣。也因此本書榮獲日本政府指定爲第十六屆高中作文比賽的題目範圍。中譯本易名爲「貝多芬外傳」，便是這個原因。

本文著者是一位日本著名的指揮家，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去世，享年七十四。他的著作除了本書之外，另有一般讀者所愛讀的一本生動易懂的『管弦樂欣賞入門』。

本書爲了行文流暢，不在文內附註原文。其中重要的人名和地名，則列表於後以備查考。書內的

圖片和篇幅都由譯者選編。

譯文有不如人意之處，請讀者原諒，若發現有錯誤，則請讀者不吝來信更正，以備再版時修訂。
爲了讀者便於參考，將以前刊載於「全音音樂文摘」數篇有關貝多芬的文章作爲附錄轉載於後，
謹此向各位譯者致謝。

最後要謝謝賴玲枝小姐在百忙中，爲這本書作仔細的校對。

譯者 李 哲 洋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於永和

著者序

關於偉大的藝術家、稀有的天才貝多芬在音樂上的偉業，既有無數的傳記問世，既有幾萬人執筆描述他、歌頌他。可是把音樂從教堂和貴族的客廳帶給普衆的貝多芬按實浮彫成一個真實的文獻，却還不多見。我在戰前便着手探討這件事，所以一有空便溜到維也納，在維也納出生的音樂家休布納兄弟的引導之下，探查貝多芬和舒伯特等主要的遺跡。

這本書所以命名爲「貝多芬的人間像」，是爲了表示有別於既往許多描寫貝多芬的爲人或作爲藝術家的傳記，抑或有別於那些評論他的作品的小論著。

人類誕生的當初，恐怕已懂得快樂的時候跳舞，悲傷的時候把感情寄託在歌唱上。至少世上沒有人能否定，音樂是與人類俱來的。可是在人類史的古代，音樂的姊妹藝術以及建築、彫刻等造型藝術，都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即使不談埃及的金字塔，就阿西里亞、希臘、羅馬的大建築，以及近世發掘出來令現代人嘆服的米羅的維納斯那完美無疵的彫刻，乃至哲學、數學、希臘劇的古典，都臻於完成

的境域，獨有音樂滯步不前，直到中世紀結束時，仍然距原始時代沒有多少步之遙，想起來實在有點令人驚異。在那個時代，反而在遠東，有如孔子所謂的「樂」，很可能正是世界音樂的先驅。

後來音樂與基督教的教堂攀上了關係，在那裡找到了萌芽的溫床。直到繪畫、彫刻、建築等藝術達到顯著的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才終於在教皇的膝下呱呱地叫了起來而已。

十六、七世紀，義大利的美術界突然式微，一個個大師相繼去世之後，像替身似地開始出現的便是音樂的天才們，於是義大利（歐洲）才第一次迎接了新音樂的時代之來臨。這遂成為以後相繼有三百年的最興盛的「音樂的時代」之先驅。

忽然出現的三百年「音樂的時代」，誠然是人類文化史上罕見的一種光輝燦爛、奇蹟似的現象。中歐、西歐、北歐的精神。爾來，歐洲人期待已久的音樂之開花，繼續到本世紀前後有三個半世紀（目前依然尚未停熄）。可是這個音樂創造的時代，似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着原子力、火箭、噴射推進器時代的來臨，近代都市的人的美的觀念之轉變，以及走最前端的其他藝術整個的變樣，以致要打出終止符似的。

然而，過去這個三百年的音樂的時代退了潮之後，却留下了不止十個遺影。他們多半隸屬於宗教界，或服務於王公，後來才慢慢轉往戲院或演藝行業裡。今後的「藝術」將有甚麼改變是難以預測的，不過劃定了過去的歷史而樹立在三百年「音樂的奇蹟」的頂點的最大的巨像為貝多芬，是相信不會

有人提出異議的。

如今，有關貝多芬作品的研究或傳記的撰著，憑迄今既有的文獻都似乎已做盡了。如果今天的音樂愛好者和我們演奏家，想要再進一步去親近這頓貝多芬巨像，恐怕唯有把維也納以及其他地方民間所傳的秘聞、逸話、細心謹慎地取捨來復元這位大天才的生活紀錄，才有可能。

近來，演奏家們對偉大的音樂藝術，獨有把樂譜中的音符化成音之嫌。另一方面也很可能爲了潤澤音符，注入生命於演奏，而需要文獻來充實的情形，恐怕也沒有像今天那麼迫切。

半世紀前，我算不得是悠然的世代，迷糊地長大之後，竟不期然地專心於音樂。當初電氣錄音尚未發達，古典音樂的演奏連唱片也難得聽到，接觸貝多芬的音樂竟是先從羅曼·羅蘭那些文學作品而開始。當時要親身接觸貝多芬的交響曲，除了從辛辛苦苦設法弄到手的美國版鋼琴聯彈曲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在當時有機會從澤田柳吉、久野久子等出色的鋼琴家的演奏裡聽到，至於交響曲，上野音樂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的管弦樂團，頂多苦習了六至十個月之後演奏一下，而且要隔兩三年才能聽到一闕左右。

因爲當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方面的書刊樂譜都不再進口，所以個人要擁有總譜是根本不可

能的。還在學生時代的我，爲了抄總譜，甚至跑到九州去找，這是目前很難令人相信的。

後來我跟一些走遍世界各地的人談起，在二十世紀裡抄過貝多芬總譜的人，似乎只有我這個人而已。

由於這種宿命性的因緣，使我跟貝多芬結了不解之緣。後來我在美國、法國、蘇俄，乃至德國原地，一談起有關貝多芬管弦樂的事，我說的話多半都能流傳，因而感到欣慰。

我待在歐洲的時候，以一份猶如加入在貝多芬脫離人群隱世而過着孤獨生活的時候，形影不離貝多芬的邢德勒、利斯、車爾尼等那些使徒們的心情，一有空便赴維也納，造訪史跡。

不論是研究家或一般讀者，在還未閱讀本書之前，有必要先明瞭下列事情。

▲德國萊茵河沿岸，選帝侯大主教克列門斯·奧古斯圖所管轄的小城市波昂，便是這位曠世天才的誕生地。

▲他出生於一七七〇年十二月中旬之前（正確的生日不詳，雷米久斯教堂記載的洗禮日爲十二月十七日）。

▲貝多芬的父親約翰·凡·貝多芬是宮廷男高音歌手，本來相當有人緣，可是後來由於飲酒過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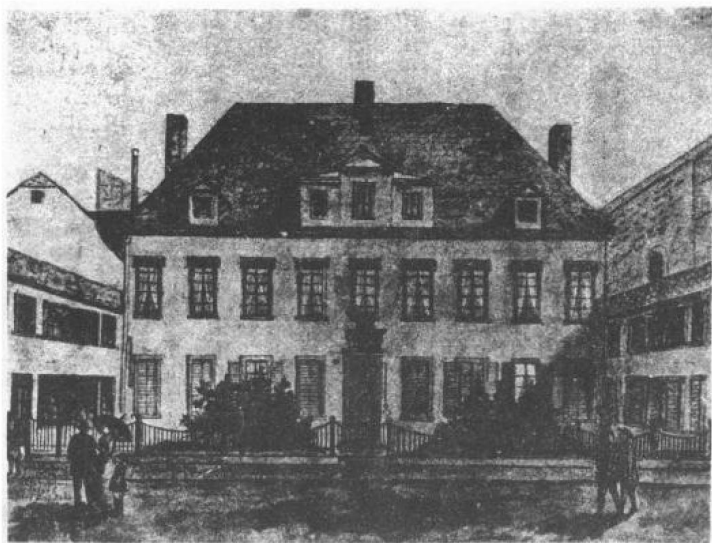
時行爲越軌，以致遭同事和鄰居的疏遠，同時把家庭弄得亂糟糟。據說他唯有對自己幼小的兒子陸德維（貝多芬）的音樂課業督導嚴厲，把兒子終日關在琴房，有時一連數日忘寢廢食地強迫兒子彈好難曲。至於指導貝多芬音樂的人，其他尚有當時在波昂宮廷劇場擔任樂長兼教堂風琴師的郭特洛普·倪非等一些優秀的音樂家。終日沉溺於酒鄉的父親，甚至計劃藉陸德維的才華去撈錢。

▲貝多芬在這樣令人苦惱的生活環境之下，在瞭解貝多芬的宮廷顧問官封·布勞寧夫人的家庭裡，獲得短暫的慰藉。這位夫人把這位後來成爲偉人的小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照拂得無微不至。尤其是跟長女雷娥諾蕾和史德芳的情誼，終生不渝。後來渡過了五十七年貧苦的生活而臨終前，在貝多芬牀邊給他慰藉的也是布勞寧家的十三歲少年葛哈特。貝多芬所接受的一般教養，就是由布勞寧夫人那「有如海洋遼闊的」母性和那一家溫暖的氣氛培養而成的。

▲不久之後，貝多芬得到了宮廷劇場附屬樂團的大鍵琴和中提琴師的職務，旋即又代理年老的倪非老師在大教堂風琴師的職務。他就在這百忙的波昂音樂生活之中，完成了第一闕作品。

▲一七八七年，十七歲的時候，第一次赴維也納，並且在莫差特面前演奏。當時本來心不在焉的莫差特，聽完了演奏之後，驚異地說了：「請大家注目（Auf den ged Acht），他準會成爲世界上被人談論的人！」的名言。

▲五年後，即一七九二年，貝多芬下決心遷居維也納，當時莫差特已作古。貝多芬就在這裡開始他那



波昂的布勞寧宅。少年貝多芬常常來此渡過幸福的時光。

多采的一生。不久之後，他成為當代首屈一指的鋼琴演奏家，已經沒有人能夠跟他比肩。

▲然而就在這個時期起，他的惡運當頭——聽覺開始衰退，並且隨着日子惡化，中年以後幾乎完全失聰。這件事使他的性格和生活完全改變。以往那樣愛護別人，那樣受到別人尊敬，成為社交界中心人物的貝多芬，曾不斷呈獻出他那從心底裡由衷湧流出博愛的讚歌，奈何如今不得不遠離人煙隱居，幾乎完全斷絕交際，而自個兒面對神明，在內心世界裡渡過餘生。

▲後來他終生住在維也納。僅有一次，為有意擔任卡瑟爾市的普魯士樂長一職，心有幾分動搖。另有一次是由於英國的崇拜者之邀，曾經計劃赴倫敦。可是維也納以及在維也納的朋友和崇拜者，却具有使他忙碌得無法動身的辦法。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貝多芬在貧困之中辭世長眠，享年五十六。數日後，送葬的場面之盛大，竟為當日的任何王公所不及。

在這本書裡，對於貝多芬的作品、藝術活動、以及為人處世，都不予評論。

最後我所參考的文獻，最多的是戰時時常接觸的科隆大學為中心的研究者之報告，以及華爾特·諾爾（Walter Nohl）的研究成果。

著者

譯者前言·····	3
著者序·····	5
一、貝多芬的風采、習性、穿着·····	1
二、貝多芬的肖像·····	15
三、貝多芬的飲食·····	31
四、酷愛大自然的貝多芬·····	53
五、時常搬家的貝多芬·····	69
六、聾子音樂家·····	97
七、莫差特與貝多芬·····	129
八、貝多芬與舒伯特·····	147
九、樂聖的臨終·····	167

附 錄

一、貝多芬秘傳·····	186
二、貝多芬在維也納的研究生活·····	221
三、克利摩利尼回憶的貝多芬·····	245
四、貝多芬與舞曲·····	257
五、貝多芬的歌曲·····	267
六、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	271
七、貝多芬交響曲的新境界·····	293
八、貝多芬的形式與心理·····	303
本書人名地名索引·····	321

一、貝多芬的風采、習性、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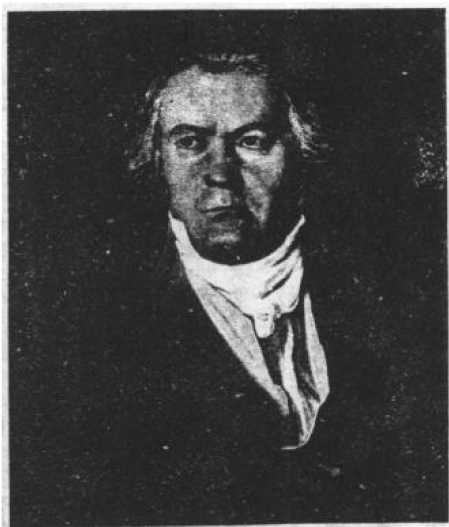
馬丁·泰澈克約於1820年所繪的貝多芬全身像

若要我們去想像：在十九世紀——即攝影術尚未普遍的數十年前——去世的貝多芬風采，是幾乎不可能的。過去一世紀半的許許多多貝多芬肖像畫、雕塑，都毫無疑問跟貝多芬真正的容貌有一段距離。

畫家們把這位甚至被認為衆人類於一身的人，把這位世人稱讚為雄糾糾的大天才的外貌，刻意表現成具有特殊男性美，是很自然的事。

何況十九世紀初葉，維也納並沒有一位出色的肖像畫家。當時被認為手屈一指的肖像畫家費迪南·華德繆勒，曾經有一次獲得貝多芬的同意繪肖像，可是當他要着手時，把這位大音樂家弄得很不愉快，以致掀起一場口角，最後遭到了「以後我不要再這裏見到你」的宣言。原因恐怕是貝多芬無法安靜靜地坐着。每當樂念湧起時，身體不知覺地亂動，或揮舞手臂，甚至坐到鋼琴前之後，半天也不回座，以致畫家根本無法工作。幾乎所有的畫家都只好返家後，憑記憶把它完成。

由於華德繆勒所繪的貝多芬像，至少有一次是當面寫生的，所以有不少人認為是貝多芬肖像之中



華德鐸勒所繪的貝多芬像

，最具權威的一幀。這幅畫曾經爲理查·華格納所有，目前由大音樂出版社普萊柯普·溫·黑特爾收藏。畫中的貝多芬表情顯得情緒不佳，既沒有天才的光芒，也沒有理性的痕跡，僅僅是一位老邁的聾子而已。

目前一般人對貝多芬印象，多半都是從貝多芬偉大的音樂作品所得的，加以美化、理想化的。雖然如此，但另一方面，從超出貝多芬常規的逸話，抑或在各種機會裏所謠傳的醜聞或奇行影響之下而完成的諷刺畫風的肖像也不

少，自然這些謠言泰半都不足採信的。

以一般的眼光看來，貝多芬的確不是一個美男子。可是他那無以類比的豐富精神，的確在他的臉上爆發。

貝多芬似乎是一位侏子中等而顯得矮壯型的人，肩膀寬，脖子短，骨骼粗大，肌肉結實，令人有